



◆ 连 谱

# 婶 婶

她一个懵懂年少的女孩子，人生阅历干净得像一张白纸，她想象的大山外面，瑰丽而多姿。投身其中，沾染些许色彩装点人生，是她的理想。

在20岁的春天，一位早就去了深圳的年少伙伴，写来热情洋溢的信，约她前去。她竭力说动了疑虑重重的父母，欢天喜地地去了。一到深圳，她就被软禁在传销窝点里，连最基本的自由都没有。

两个月后，她终于有机会逃出来，顾不得欣赏深圳的繁华，只身往北飞逃。因为没钱买车票，她辗转搭车扒车，从深圳到小县城，走了整整十天，没钱吃饭，她忍着饿，饿得实在受不了时，她翻过垃圾箱。

站在县城的街上，安全感像滔滔洪水奔涌而来，久违的幸福感让她一下子松弛了，在县城的街上，号啕大哭。

哭完之后，她满县城转悠，希望能遇见进城办事的乡亲，借点钱坐车回家，因为从县城到大山深处的家，足足有20公里，如果步行，至少要三四个小时，近乡情怯的五味杂陈使她连一步都不愿多走了，更何况再有两三个小时，天就该黑透了，她实在不敢想象自己只身穿行在荒凉黑暗的山路上该有多恐慌。

她转了一圈又一圈，遇见的唯一一个乡亲，又是她不愿开口去招呼的。

是她的婶婶，包着陈旧的枣红色帕子，蹲在不显眼的街角，守着一篮子鸡蛋，现在城里人越来越崇尚绿色食品，所以，村里人总是把自家养的土鸡下的蛋攒起来，攒到一定的数，挎到城里卖个好价钱。

婶婶早年丧夫，单身一人很强悍地把儿女拉扯大，在村里享有“母老虎”的美誉，以至于几乎没人敢给堂姐提亲而不得不远嫁他乡。堂哥很晚才讨到老婆，为此，对婶婶也是怨气不浅，婚后分出去单过，婶婶和儿媳妇的吵架声，隔三岔五就会在街上横冲直撞地乱成一团，起因大都是婶婶想带孙子玩，媳妇嫌她脏，不肯，被拒绝的婶婶就愤怒地和媳妇吵，每每这时，她就会和母亲幸灾乐祸，嘲笑婶婶终于被岁月无情催

老，也让尝到了被欺负的滋味，而且，还是她的儿媳妇。当年的婶婶多威风啊，傍晚，常常见她卡着腰骂街，大不了就是谁家的孩子摘了她家树上的果子，某人欺负了她心爱的老猫……

她一直躲在墙角，看着婶婶，不知该不该去向她求助，更不知一开口，婶婶会快意恩仇地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她十岁那年，母亲和婶婶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吵了起来，盛气凌人的婶婶当街把母亲骂哭了，她气不过，冲上去，抱着婶婶的手，狠狠地咬了下去，至今，她还记得被咬疼的婶婶发出的凄厉嚎叫，让多少被她暴骂过的人拍手称快啊。

她已整整十年没叫她婶婶了。

眼看着婶婶卖完最后一份鸡蛋，满脸欢喜地收拾篮子打算离开。除了婶婶，她不会再遇到其他乡亲了，又饿又渴和对露宿街头的恐惧使她再也顾不上其他，期期艾艾地走过去，小声叫了声“婶婶”。

婶婶惊愕地抬头看着她，仿佛认不出她，老半天，说：“是你啊，你这是怎么了？”

仿佛，她们之间从未有过芥蒂，积攒了多日的屈辱和委屈一股脑涌上来，她“哇”的一声就哭了，眼泪滚滚，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一样紧紧抓住婶婶粗糙的手：“婶婶，你带我回家吧，回家我就让我妈把路费还给你。”

婶婶看着面黄肌瘦的她，问：“饿了吧？”

是啊，她已经两天没正经吃过什么东西了，走过面包店、包子铺、牛肉拉面馆时，那些诱人的香味总让她眼泪汪汪，可，她不仅不敢指望婶婶会请她饱餐一顿，连借钱买一碗面吃两个包子的念头都不敢有，只要能借给她路费，就阿弥陀佛了。

婶婶沉着脸看了她一会，拉起她，进了街边的拉面馆，要了碗牛肉面，趁面没上来，摘下头巾到水龙头上蘸了些水，给她擦脸：“脏着个脸回去，你妈看见了，还不哭死？”

她边擦边絮叨，还和原来一样，没有一句好听的，大都是说现在的孩子都变坏了，没一个体谅父母苦心的，很奇怪，在以往，如果婶婶这么刻薄地絮叨，她肯定是要发火顶撞的，但，这一

次，她反而觉得很温暖，也是第一次这么近地看婶婶，她黧黑的脸上满是岁月沧桑，虽然满嘴训斥，眼里却满是慈祥。

那碗被她狼吞虎咽进肚子里的面，暖洋洋地充实在身体的每一个角落里，婶婶看着连汤都没剩一滴的面碗，有些底气不足地问：“再给你要一碗？”

说真的，她很想再来一碗，但她觉得婶婶的眼神有些发飘，这声询问似乎只是客套，真心声却是很怕她再要一碗的。

她说不用了，心里，却在悄悄鄙夷婶婶的小气。

婶婶的笑，这才自然地舒展开来，出了面馆，婶婶塞给她6元钱，说自己还有点事要办，让她先坐车回家，不必等她一起走。

她也没多问，接过钱，道了谢，直奔车站，一个多小时，她到了家，把和婶婶借钱的事和母亲说了，母亲怔了一下，从身上翻出钱让她去还给婶婶。

天黑透了，估计婶婶也该回来了，她去还钱，婶婶的门还锁着。

后来，她又去了两趟，婶婶依然没回来，她有点不安，这么晚了，县城开往各乡镇的小公共车早就没了，该不是婶婶在路上出了什么事吧？就和父母说了，要父亲开着拖拉机沿途看看。

虽然父母和婶婶多年不睦，但，感念着婶婶在女儿危难时伸了手，就发动了拖拉机。

他们是在县城通往村子的中间地段发现婶婶的，她挎着篮子蹒跚在黑暗崎岖的山路上，听见拖拉机声时，站住了，把手拢在额上，张望他们。

父亲停车，让婶婶上去，婶婶默默地看了父亲和她一眼，就爬上了拖拉机，拖拉机突突地往回开，她问：“婶婶你怎么没坐车啊？”

婶婶拍了拍篮子，简单地说：“买东西买的，把坐车的钱花光了。”

她这才发现，婶婶空了的篮子又满了，是玩具和QQ糖什么的零食。她的心，潮了一下，想婶婶可能是买给孙子的，也想起，以前婶婶总是在女儿危难时伸了手，就发动了拖拉机。

从村里小店买零食，趁儿媳妇不注意时塞给孙子，儿媳妇发现后就夺下来扔了，并大声呵斥孩子，不准他胡乱吃小店里的垃圾食品。

这样的是，常常成了婶婶和儿媳妇吵架的导火索，时间久了，堂哥就私下对婶婶说，以后不要再从村头小店买零食给孩子吃了，全是三无产品，吃了对孩子身体不好。

婶婶就骂他怕老婆怕得把亲娘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时间久了，母子间的感情就更淡了。

快到村口时，她把母亲给的钱还给婶婶，婶婶死活不收，推托不过，末了才说：“你只要帮婶婶个忙就行了，钱，婶婶不用你还。”

她觉得有点好笑，就半是玩笑着说：“你收下钱我才答应帮你忙。”

婶婶这才有点腼腆地把钱装进裤兜里，说：“明天是小虎子三岁生日，这不，我进城卖鸡蛋给他买了些吃的和玩的，他妈要是知道是我买的，肯定不让要，正好你刚从外面回来，明天，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些东西送去，就是说你从深圳买给我小虎子的？”

她的心，一下子就哽咽了，使劲地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再有人说婶婶是母老虎时，她会和他们争论说貌似强悍而冷漠的婶婶心里，是装满了爱的，不然，她不会自己饿着肚子请她吃拉面，不然，婶婶就不会给她钱再给孙子买生日礼物后一个人走三四个小时的山路回家。

这些，婶婶从来都没跟任何人说过，只在，那晚回家后，狠狠地啃着冷馒头说：“卖鸡蛋卖得都忘记吃饭了。”

饿是种容不得被忘记的生理反应，所谓忘记，是为了省下不多的那点钱吧？怕她再要一碗拉面也不是小气，而是，婶婶知道自己钱很少，少到再来一碗拉面，她送给孙子的生日礼物就会少得更不像样了……

婶婶的强悍，不过是早早失去了丈夫，要一肩担起母亲和父亲的双重担子的无奈吧？她也是个心里装满了爱的人，不习惯用语言表达不是她的错，错了的，是那些不肯去感知的心。



◆ 李忠义

## 老家的面鱼

临近老家小镇，香喷喷的味道随风飘过。小镇渐近，味道渐浓，嗅来很是舒服。小镇的街道很短，林林总总的店铺中，有五六家炸面鱼的摊子。摊主熟练地操作着，买面鱼的人在旁边候着。油烟向四周飘散，我仿佛看到了村庄里的袅袅炊烟，回到了久违的童年。

刚炸完的面鱼外酥内软，韧性十足，颜色金黄。此物跟鱼无关，因其形如鱼状，故而得名。面鱼是老家的美食，做法与油条相似。不同的地方在于，油条用“冷水面”，而面鱼用“发酵面”。在我老家，面鱼有多种叫法，如面呱嗒子，面鞋底，皆与其形状有关，听来怪有意思的。

老家有过年炸面鱼的风俗，生活再困难，多少也要炸上点。较之除夕饺子、大枣饽饽，人们更看重面鱼。肚子里缺少油水，面鱼触动着人们的味蕾。“地瓜饼子，咸菜梗子”，长年累月，吃得他们吐酸水。吃上几个面鱼，滑溜滑溜肠子，起码沾点油水。面粉、酵母、盐，几种简单的食材，很快成为巧妇们手中的美食。面鱼油汪汪的，闪着诱人的光泽，孩子急不可耐，烫得龇牙咧嘴。女人禁不住叹息：“孩子肚子里缺啊！”

在我幼时的记忆中，逢集日，供销社饭店里炸面鱼，全镇仅此一家。庄户人家偶尔有炸的，比如娶亲办喜事，盖房子上梁。印象最深的，是跟随大人赶集的孩子。瞅着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面鱼，馋得拉不动腿，嘴里吞着口水。大人按着衣兜，狠狠心，扯着孩子离去，全然不顾孩子期盼的眼神。布票、糖票、肉票，在凭票买东西的年代，能掏出粮票买面鱼的农村寥寥无几。能买得起面鱼的，好像都是挣工资的公家人。面鱼挂在车把上，用纸包着，外面用纸绳拴着。有意无意地摁几下车铃铛，哼着小曲进了村子，惹得孩子们好生羡慕，使劲抽了抽鼻子。

炸面鱼是女人的专利，年纪大的驾轻就熟，炸出的面鱼耐着好吃；刚进门的新媳妇手艺不济，四处拜师学艺，唯恐落到人后。女人不会炸面鱼，往往遭人笑话。炸面鱼很费力气，单和好面就挺吃累的。太硬或太软了都不行，先反复揉搓，然后发酵，接着再醒一阵子……油烧到七成热，把面抻成鱼状，下锅油炸。油不能烧得太热，否则，容易炸糊。面鱼不停地游来游去，愉悦感涌上女人的心头。

面鱼作为稀罕物，很多时候用以招待客人。主人象征性地陪着，客人吃得很矜持，他们知道，谁家也不是富裕户。餐桌上多几个面鱼，似乎是给足了客人面子，让主人感觉脸上有光。那年有财娘的两个侄子，特意来给姑姑拜年，面鱼是他们的压轴饭。有财打着面鱼，两眼发光。女人提醒过他：“他们轻易不来，让他们多吃点，你吃个装点装点就行了。”有财如鱼得水，抓起面鱼不住嘴了，满口溜滑，招呼客人道：“吃面鱼，吃面鱼，挺香的。”

客人面面相觑，哪里还有面鱼的影子！眼前只剩下几个黑不溜秋的饽饽。女人尴尬至极，赔着笑脸说好话，骂有财是“饿死鬼托生的”。有财满不在乎：“吃什么不是吃！谁吃都是吃。”

他人忙着置办年货的时候，村里的光棍国战也没闲着。他个头不高，小鼻子小眼，乍看甚至有点猥琐。国战会炸面鱼，喜欢给村里人帮忙。同样的面，同样的油，国战炸的面鱼，形状周正，色泽焦黄，比他人炸的多了些嚼头。主人过意不去，给他弄上几个小凉菜，倒上一大盘“地瓜干酒”。国战喋喋不休地说他的手艺：“不是吹，十里八里，咱比试比试……”

面鱼可以做菜。留出十个八个面鱼，选个阴凉通风的地方，任其自然风干。等到面鱼稍硬的时候，将白菜心、面鱼、蒜泥等进行搅拌，爽口的拌白菜心新鲜出炉。如果配上煮好的花生米，就更好吃了。大人说过去没钱买肉，所以就用面鱼代替。拌白菜心是待客的佳肴。土炕热乎乎的，面鱼白菜心一夹，酒盅一端，谈天说地，吹牛聊天，有人当场喝歪了头。

## 观 海



◆ 太平角

李延智

也有些不适应，总觉得缺失了好多。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来青岛也11年了。之前很少有这么长集中的时间静下来、住下来默默地观察大海、思考人生。除去开会，看看海、读读书、品品茗变成了一天生活的全部。前观汇泉湾畔，潮涨潮落，如生活，虽然辛劳，但都是全新的开始。侧看汇泉广场，人聚散，如人生，虽然忙碌，但都有各自的方向。看一眼晚上陷入静谧的海，拉上窗帘，结束一天的忙碌。拉开窗帘，看一下早晨逐渐喧闹的海，开始一天新的生活。

海与城，相伴百年多。我与海，故事才刚开始。

## 弥久回香

书荒的年代。爸爸休假，给我带回来一本《水浒传》，竟然读上了瘾。那套《水浒传》是两卷本，读了一本，不知道故事和人物发展下去的结局，心里躁得很，老觉得有个什么事悬着我的心。我就满镇子找，就想找个有书的地方，能这套《水浒传》读完。

记得还是女儿小的时候，我第一次带着她来过这片海，她蹒跚的步伐、阳光般笑容，在霞光中显得那么可爱和清澈。松软湿润的沙滩、悄悄涌来的细浪，赤着脚、拉着女儿的小手，从沙滩走向浅水区，嬉戏中感受风吹过发际的飘逸、水划过脚底的拂弄。而今日，我又在高处，无数次看到了那片悠悠的海、那长长的沙滩。我便有些想她了。这时，房间里微信的声音，把我的思绪从远方拉了回来。女儿一句，老爸，我想你了，我的眼睛瞬间有些湿润。又回想起我外出前的几日，我和女儿一起在沙发上看看书、一起在炕上堆着乐高，虽然都没有说话，但已感受到那份陪伴的美好。到了晚上，我睡前，都会去女儿床前看一眼、掖一掖被角。出来这几日，我

大立柱、门口有棵粗大的老槐树，自带威仪端庄的气质。里外明显是两个世界，外面清明有天，莘莘学子或奔走或朗读，虎虎生风，青春欣然；而里面则静怡有灵，多少代贤圣者的智慧浓缩于此，默默地静候来者。从图书馆出来，自然就要去新华书店，寻找那些看过尚未读懂的心仪的书，就想买下来，带回去，喜欢书不只是读，另一种迫切的心情就是要买。可读书时的经济状况，只要买一两本，当月的生活状况就捉襟见肘了，心情悻悻地往回走，沮丧地一路步行，心里默念着在新华书店里翻过的书。直到走到学院后门的自由大路上，在临近省文联大门的一侧，看到有一个挂着“回香”两个大字的书屋，我走进去，不由得心中狂喜：那是一个旧书屋，书屋的主人是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他没有上大学，却开了这么一个旧书店。书大多是从工厂、企业的图书馆和阅览室收来的，都夹着企业阅览室的借阅卡片。不知为什么，书都不算旧，根据卡片的记载借阅的人也不算多，书的品相都很好。小老板是非常认真的人，他书架上摆放的书都仔细地整理过，一些稍有损坏的书面，他都认真地重新做了书皮，还把书用木板压平整，抻平书页和卷角，拿在手里，感觉非常舒服。这说明小老板是一位非常爱书的人。

后来去东北读师范，多数时间消磨在师大的老图书馆里。东北伪满时期的旧房子，飞檐拱顶，墨绿色的椽头在时光里已经慢慢陈旧，却依然庄重大气，图书馆门前的四对汉白玉的

书的种类很齐全，多以文学著作为主，我想买的书几乎都可以找到，有的甚至与学院老图书馆里的一模一样，这真是一个喜人的发现，也是一个莫大的收获，书的价格是书店里新书的零头儿，当天我才花了七元钱就买了古籍出版社十二册本的整套《史记》，回到学院业余时间翻看了四五天，都没有去老图书馆。

在老图书馆里，我不计任何名利地读了几年书，如饥似渴地度过了师范生活，也在“回香”旧书屋一遍又一遍地留下了我的足迹。那是生活的一种平衡，也是人世间的一种平衡，它以“只与书有关”平衡了外界的混沌与迷茫，以精神世界的应有尽有，平衡了物质世界的匮乏与过剩，以清亮智慧平衡油腻俗气，以不动声色平衡斯底里，以凝结为琥珀的时光平衡了生活中的一地鸡毛——回想在师大老图书馆里读书的时光，自然想起自由大路上的那个“回香”旧书屋，从来就没有疲惫的质感，有的只是无尽的充实。

“回香”旧书屋里的书，至今还都保存着，那是我读书生活的收获和例证。老图书馆里读的书都还回去了，只有“回香”里买的书还认真收存，还影响着我，保持着逛旧书摊的习惯，只是这么多年，从未遇见当年自由大路上“回香”那样的旧书屋。